

于是饮酒以养性，草书以畅志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四三三，第4421页）怀素禅师喜食鱼肉，如他在《食鱼帖》中自称：“老僧在长沙，食鱼。即来长安城中，多食肉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九一二，第9505页）如此不忌荤腥，难免遭人非议，故“又为常流所笑，深为不便。故久病，不能多书……”（同上）。据宋朝郭若虚所撰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五记载：

（张）僧繇曾作《醉僧图》传于世。长沙僧怀素有诗云：“人人送酒不曾沽，终日松间系一壶。草圣欲成狂便发，真堪画入醉僧图。”然道士每以此嘲僧。群僧于是聚齏数十万，求（阎）立本作醉道图，并传于代。（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五，《四库全书》第812册，第554页）

这首诗或许就是怀素禅师的自画像。显然，他的个人行

为已影响到佛门清誉，甚至成为佛道相争的说辞。明朝王世贞对怀素禅师也有一番讥评：

於乎素师，不习莲花梵字，作此有为迹，堕落缁素，伴朱提，入紫闼，宛转粉黛间，对肥肉大酒，不亦重痛辱哉。安得祖龙火，了此累劫障为快也。（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三五，《四库全书》第1281册，第239页）这些对他本人以及诗作流传都有所影响。综上所述，“我有数行泪，不落十余年。今日为君尽，并洒秋风前”这首小诗，是唐朝善草书的藏真怀素所作，题写于其草书作品《秋风帖》上。至于他为何人发此慨叹，由于纸素残缺，且原帖未见传世，故期待新文献补正。

[作者单位：孝感学院政法学院]

赵师侠《坦庵词》略论

曹志平

南宋词人赵师侠，字介之，号坦庵，燕王德昭七世孙，临江军新淦（今属江西）人，有《坦庵词》一卷，存词一百五十四首，生卒年不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“盖南宋初人也”，饶宗颐《词集考》推测“似师侠生于建炎元年丁未（1127）以前”，似不确。毛晋汲古阁刻本《坦庵词》，题有明确年干者，始于丁亥即孝宗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止于丁巳即宁宗庆元三年（1197）除夕，其创作时期晚于南北宋之交的词人张元干、张孝祥，大约与陈亮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刘过等同时。据楼钥《益阳县丞赵君墓志铭》（《攻媿集》卷一〇二），赵师侠之父赵伯搃卒于孝宗乾道四年（1168）七月四日，享年五十有五，其母曹氏小他五岁。前推五十五年约为徽宗政和四年（1114），若以此年为赵伯搃生年，到高宗建炎元年，赵伯搃年方十四，曹氏年方九岁，因此，师侠作为仲子，定生于建炎之后无疑。楼钥《益阳县丞赵君墓志铭》、《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》（《攻媿集》卷九六）又记彭龟年之续娶是赵伯搃次女即师侠胞妹，赵师侠与彭龟年有交往；彭龟年《止堂集》卷一五有《祭赵介之参议文》，而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彭龟年于宁宗开禧二年（1206）三月离世，那么，赵师侠去世当在宁宗庆

元三年之后、开禧二年之前。又据《江西通志》载赵师侠淳熙二年（1175）乙未进士及第，《坦庵词》亦有调寄《酹江月》题“乙未白莲待廷对”词；而彭龟年《送赵介之赴春陵十首》之二（《止堂集》卷一八）云师侠“少年擢两科”，既云“少年”，当不超过三十，若自淳熙二年前推三十年，师侠当生于高宗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之后。可见，师侠历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，属于南宋中期词人，这是考察词人创作背景的关键问题，必须辨证清楚。至于师侠生平其他行事，笔者另有拙文考证，此处不赘。

坦庵词清淡隽朗，自然流畅，在南宋词坛上堪称别调，如毛晋《坦庵词跋》所云：“或病其能作淡语，不能作绮艳语，余正谓诸家颂酒赓色，已极滥觞，存一淡妆以愧浓抹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也说：“今观其集，萧疏淡远，不肯为剪红刻翠之文，洵词中之高格。”但迄今为止，坦庵及其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。笔者不揣鄙陋，试作探讨。

—

坦庵作词如其“坦庵”名号，追求平易疏淡，摒弃浮艳雕琢，着意挥洒闲雅萧散的意趣，如谢章铤《赌棋

山庄词话》所评“清绝滔滔”。他的一百五十四首词除了几首颂圣和祝寿外，不管是写景还是咏物，赠别还是和韵，其主题都与恢复大计无关，亦与艳情昵语无涉，其内容不干政事，不诉牢骚，不言富贵，亦不露寒酸。

《坦庵词》往往在写景咏物中寄寓自我志趣、抒发人生感慨，表现其不慕富贵、与世无争、随缘自适的怀抱，词情萧散，格调清雅。如《水调歌头·和石林韵》云：“幸有乔林修竹，随分粗衣粝食，何必计冠裳。我已乐萧散，谁与共平章。”他满足于乔林修竹的清幽环境，满足于粗衣粝食的萧散生活，“幸有”、“何必”两相映对，凸显了其“随分”之求、“萧散”之乐。坦庵虽也有花开花落、春去不归，人生如寄、韶华不久的淡淡哀愁和无奈，但常常能自我宽解：“百岁光阴难挽，一笑欢娱易失，莫惜酒盈卮。无计留连住，还是送春归。”（《水调歌头·癸卯信丰送春》）“恨年华，何去速，又来迟。绿阴浓映池沼，縠浪皱风漪。嘒午莺声睨晚，滚地杨花飘荡，爱景惜芳卮。此意谁能解，一笑任春归。”（《水调歌头·戊申春陵用旧韵赋二词呈族守德远》之一）最终还是顺随自然，送春以归，任春以归，“一笑”二字，显示出词人心境的旷达和淡定，使人读来并没有消极颓废之感。

坦庵的这种心境贯穿其《坦庵词》。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进士及第前后的词中就有表露，如《酹江月·乙未中元自柳州过白莲》表达人生志趣：“一叶扁舟，数声柔橹，陡觉红尘远。”“贺监风流，玄真清致，我亦情非浅。渔蓑投老，利名何用深羨。”希望在湖光山色中，伴荷香，乘扁舟，隐居一生。又如作于孝宗淳熙戊申十五年（1188）的《水调歌头·戊申春陵用旧韵赋二词呈族守德远》之二曰：“静中乐，闲中趣，自舒迟。心如止水，无风无自更生漪。已是都忘人我，一任吾身醒醉，有酒引连卮。万法无差别，融解即同归。”兼取老庄的任运自然、佛禅的万法皆空，追求适宜为乐、随遇而安、萧散自在，达到彻悟人生、参透禅机、“心如止水”、“人我两忘”的超然境界。

难能可贵的是坦庵的萧散常常交融着清景、淡饭等日常生活的舒适和惬意，清雅而不孤高，淡远而不冷寂，具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读来有一种亲切和清隽之感。如《满江红·丁巳和济时几宜送春》：“去去春光，留不住、情怀索莫。那堪是、日长人困，雨余寒薄。叶底青青梅胜豆，枝头颗颗花留萼。叹流年、空有惜春心，凭春酌。非与是，忘今昨。且随时随分，强欢寻乐。世事燕鸿南北去，人生乌兔东西落。问故园、

不负送春期，明年约。”这首词是坦庵后期作品，词人因留不住春光、挽不住流年而情怀落寞，但他却发现并捕捉了伴随春归而带来的另一份收获和惬意：逐渐深绿茂盛的叶底已经长出青青梅子，枝头花瓣虽已飘散但颗颗花萼却留有余香；今年春归欲留不住，但可相约明年故园迎春送春——在不问是非、不管今昨、随时随分的超脱、随缘之中，透显着他对故园和生活的热爱。

这种淡定从容的归隐之念、萧散闲雅之语在《坦庵词》中俯拾即是：“悠悠，不复饶求。但安分、随缘休便休”（《沁园春·和伍子严避暑二首》之一），“尘世知何计，不老朱颜，静看日月跳丸”（《促拍满路花·信丰黄师尹跳珠亭》），“任乌飞兔走匆匆，世事亦何穷。官闲民不扰，更年丰。箪瓢云水，时与话西东。真乐谁能识，兀坐忘言，浩然天地之中”（《促拍满路花·瑞荫亭赠锦屏苗道人》），“富贵功名，本自无心逐，粝食粗衣随分足。此身安健他何欲”（《蝶恋花·戊申秋夜》），“利名汨没黄尘里，又哪知、清胜无穷。何日轻舸蓑笠，持竿独钓西风”（《风入松·戊申沿檄衡永，舟泛潇湘》），“人生一笑难同。更余韵、都藏笑中。日助清芬，酒添风味，须与从容”（《柳梢青·和张伯寿紫笑词》）等等。坦庵的人生没有消沉没有逃避，坦庵的人生感慨没有激愤也没有哀怨，他随分可遇“无穷”清景、“可乐”风光，他静心可观“溅雪”香茗、“跳丸”日月，他淡然地追求着生活的萧散，随缘地享受着生活的惬意，直到《坦庵词》系年最后一词都保持着这种淡定、随分和惬意：“归欤幸有园林胜，次第花开可自娱”（《鹧鸪天·丁巳除夕》）。

二

在萧散旷达、淡定从容的心境统摄下，坦庵词的形象选择与运用，带有清淡而灵动的审美特征。

首先，坦庵词的形象不鄙俗、不冷奥，多带有“清”气。《坦庵词》一百五十四首词“清”字频率使用最高，有三十八处之多，描写景物不仅有“清漪”、“清泉”、“清江”、“清阴”、“清霜”、“清芬”、“清香”、“清风”、“清声”、“清昼”、“清夜”、“清露”、“清暑”、“清胜”，而且有“景清”、“风清”、“花清”、“江清”、“露清”，书写感受不仅有“清兴”、“心清”，而且有“清致”、“清绝”、“澄清”、“清和”等。很多意象描写即使不以“清”字修饰也常常清雅韵致，写景如“凿破苍苔地，一掬泓澄，六花疑是深渊”（《促拍满路花·信丰黄师尹跳珠亭》），“一水萦蓝，群峰耸翠，天接高寒”（《柳梢青·邵武熙春台席上呈修叔叔》）等，

是清新自然之景；四十首咏物词中咏梅九首、咏莲四首、咏酴醾四首，所选物象多具清雅天然标格，如咏茉莉“玉骨无尘，冰姿有艳，雅淡天然别”（《酹江月·信丰赋茉莉》），咏梅“玉骨解凌风露，铅华不浣凝脂”（《画堂春·梅》）、“玉点枝头，犹自萧疏”（《一剪梅·丙辰冬长沙作》）等，着力表现一种内在的清雅气质和品格。可以说，坦庵借景物之“清”而感“清”兴、写“清”心、抒“清”情。

其次，坦庵词的意象不浓艳、不朴重，多带有“淡”味。坦庵也多以淡云、疏林、远山、烟树、迷江等淡远、空濛意象来表达萧散淡泊意趣。如：“平林远岫浑如画，更渔村、返照斜红。两岸荻风策策，一江秋水溶溶”（《风入松·戊申沿檄衡水，舟泛潇湘》），“天弓摇挂孤光，映烟树、云间渺茫”（《柳梢青·鉴止月下赏莲》）、“斜日淡云笼，溪山烟霭中”（《菩萨蛮·春陵迎阳亭》）等，犹如一幅幅淡墨山水，洋溢着清疏淡雅之美。

再者，坦庵词的意象不艰涩、不凝滞，多带有“动”态。坦庵门人尹先之《题坦庵词》曾借苏轼自评其文之语来评价坦庵为文自然流畅“如泉出而择地”，实际上坦庵的词作也有这样的特点。坦庵对于景物的描写并不停留在静态观照，而注重动态呈现，并且意象组合常常按顺承的结构方式平铺开去，给人流畅自然的美感。如《水调歌头·癸卯信丰送春》“渐清和，微扇暑，日迟迟。新荷泛水摇漾，萍藻弄晴漪”，描写初夏景色，天气、太阳、新荷、水波、萍藻五个意象描写均为动态，而且意象之间的顺承衔接自然，景物描写充满清新和畅的气息。《少年游·梅》“雪破梢头，香传花外，春信入江南”，由梅花初绽的视觉特写，到梅花怒放、芳香四溢的嗅觉描写，再到江南早春已至的信息感知叙述，三个动态意象的组合把梅之花开——梅之香浓——梅带来了江南早春气息的高雅意趣逐步展示开来。这一个“破”字，刻画了梅花初绽的动态和力度，突出梅花的傲雪之姿和高洁之质，气韵高雅而灵动。

词人还善用叠字修辞手法，使景物意象更生动、鲜明，又加强音节之美。如写花草、树木、鸟虫：“芳草萋萋”、“夭桃灼灼，杨柳依依”、“袅袅垂铃”、“采采东篱”、“细细吹香，盈盈浥露”、“娉娉袅袅”、“灿灿红云”、“亭亭翠盖”、“翩翩黄叶”、“榕叶阴阴”、“漠漠轻阴”、“阴阴庭院”、“春景熙熙”、“百舌关关”、“声声历历”、“燕喃喃，蜂簇簇，蝶飞飞”等；写日、山、云、雨、烟、风、水：“爱日融融”、“春日迟迟”、“落日沉沉”、“群山灿灿”、“冉冉红云”、“茫茫云海”、“蔼蔼疏烟”、“冥冥烟雨”、“剪剪西风”、“风

细细，露湔湔”、“松雪纷纷”、“同云幕幕，狂风浩浩”、“迟迟春昼长，冉冉东风软”、“流水溅溅”、“曲沼漪漪”、“渺渺绿波”、“淼淼澄清波面，依依紫翠山光”、“悠悠东去水，簇簇渔村市”等等。

三

坦庵以词来吟咏情性，抒写个人心志，近承石林，远绍东坡，而自成一格。他的词不涉男女艳情，也很少触及社会政治尤其是国家兴亡，他既没有同时代词人辛弃疾、陆游、陈亮等英雄志士表现激情壮怀、抒写英姿奇气的情不可遏，也没有后来姜夔、戴复古等江湖游士把眼前生活的闲趣、愁心与对现实社会的灰心、绝望融合起来的自觉追求。在坦庵词中，词的社会功能少了，审美自娱的功能强了，他以描写登临远望或旅途所见或身边日常即有的清淡自然的景象，来表现萧散淡泊的意趣，营造出清淡、自然、隽朗的词境，也不愧为词中高格，在南宋中期词坛上辟出另一蹊径。坦庵的这种心境与词风的形成，与时代风尚有关，更与他本人的身世、气质、性情密切相联，对此我们应该辩证看待。

赵师侠一生主要处在“隆兴和议”之后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十多年的“中兴”时期，这时期宋金关系暂时趋向平和，社会相对比较稳定，经济得到发展，士人们开始满足于眼前的清景优游，如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载：“绍兴、淳熙之间，颇称康裕。君相纵逸，耽乐湖山，无复新亭之泪。士人林升者，题一绝于旅邸云：‘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便把杭州作汴州。’”类似的记载不少，足见当时逸豫之态。一些前期主战激进的士大夫如范成大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周必大等等，为避祸全身也逐渐变得超脱起来，他们在竹林花海和铅黄书卷中排遣情累，安顿心灵。“中兴”词坛的审美好尚，已不在于慷慨激昂的铿锵铿锵之音，而在平和闲雅的疏淡之味，世事看穿、流连风景、优游田园的作品在南宋中期词作中开始大量涌现，林泉隐逸主题、超然旷放格调成为“中兴”词坛主流之一，他们承继苏轼词风，词中的东坡即是闲旷超然的化身，如曹冠《哨遍》序云：“东坡采《归去来》词作《哨遍》，音调高古。双溪居士隐括《赤壁赋》，被之声歌，聊写达观之怀，寓超然之兴云。”就是典型代表。

不少词人面对国家危亡，不能实现恢复大志，被迫退居，赋闲山林，他们往往在超然、旷达的表象后面压抑着壮志难酬的忧愤、孤高、失落与寂寞，不时从诗词

作品中喷发出来，在辛弃疾的田园词里有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（辛弃疾《鹧鸪天》）的悲愤和无奈！被夏承焘先生评为“萧飒衰颓，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”的陆游后期隐逸词，也有英雄失路、排遣不得的压抑与忧愤，如《鹧鸪天》“家住苍烟落照间”一词描写词人隐居于山阴镜湖，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恣游，但在“啸傲，任衰残，不妨随处一开颜”的旷达背后，实际蕴藏着难以压抑的忧愤，最后终于一吐心曲：“元知造物心肠别，老却英雄似等闲！”使隐逸萧飒词情平添一股孤愤之气、苍凉之感。相比之下，坦庵的心境显得尤为萧散闲雅、淡定从容，词风显得更为清淡萧疏、自然平畅。

赵师侠一出生就处在秦桧专横跋扈的时代，他的青壮年时期主要是在政治相对清明的孝宗朝度过，政治环境并不要求、允许他必言“恢复”；而且他虽然官处下僚，但自己似乎对当时环境比较满意，其颂寿词《万年欢》盛赞“隆兴和议”以来的“太平”盛世曰：“万字讴歌归舞，宝历新增。四七年间盛事，皇威畅、边鄙无尘。仁恩被，华夏咸安，太平极治欢声。”作于宁宗庆元二年（1196）的《满江红·丙辰中秋定王台即席饯富次律》对“和戎”

政策、“中兴”政治大加颂赏：“皇华使，和戎策。西府赞，中兴业。”另外，“燕王宫宣州位宗室”（楼钥《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》）的特殊身份也应该让他早早懂得人事纷扰，养成口不言事的习惯，早在作于乾道九年（1173）的《菩萨蛮·癸巳自豫章檄归》词中就以眼前江头风浪暗示人生波折：“电光云际掣，白浪天相接。不用怯风波，风波平地多。”其中“不用怯”三个字，显示自己早已作好准备，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风浪。《浪淘沙·杏花》“飞片入帘栊，粉淡香浓，风箫声断月明中。只恐明朝风雨恶，燕嘴泥融”，寄寓对人生风雨的一丝忧虑。因此，坦庵词更不可能激昂抒发恢复大计。另外，坦庵“性天夷旷”（尹觉《题坦庵词》），平生又关注道学之理，作词亦以吟咏情性，正如其门人尹觉《题坦庵词》序云：“以至得趣忘忧，乐天知命，兹又情性之自然也。”

总之，坦庵词没有反映国家大事、社会忧患，是其不足；平易流畅的意象组合和表达方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词境的层深曲折，显得含蓄蕴藉不够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曰“微伤率易，是其所偏”，是中肯的。

[作者单位：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]

论杨万里的记体散文

杨理论

历来的杨万里研究，偏重于他独树一帜的“诚斋体”诗歌。对其散文，鲜有涉及者。其实，杨万里不仅是南宋诗坛的大家，也是南宋散文创作的代表。周必大就曾赞其文“理胜而文雄”（《文忠集》卷四八《题杨廷秀新涂胡氏义方记后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），罗大经则云杨万里“论议挺挺”（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一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4页），方逢辰更是对杨万里之文赞不绝口：“诚斋先生胸次磊磊砢砢、挺挺介介，故发为文，则浩气拍天，吞吐溟渤，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。……予谓先生之文……举而措之，可以撑拓宇宙，弥纶国家，黼黻皇猷，衮钺今古。”（《分类批点诚斋先生文脍》序），李诚父辑《分类批点诚斋先生文脍》卷首，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）降及当代，也偶有学者注意到了杨万里政论文的成就。

如郭预衡先生《中国散文史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）列专节、张瑞君先生《杨万里评传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）列专章讨论杨万里散文；刘衍先生《中国古代散文史》也认为南宋散文“陆游、辛弃疾、范成大、杨万里等是文人中的突出代表”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92页），但杨万里具名阙论。这为数寥寥且都偏重于论政讲道之文的研究成果，显然与杨万里散文成就不相称。有鉴于此，笔者选定学界尚未有人论及的杨万里的记体散文作为研究对象，以为引玉之砖。

记体散文始于唐而兴盛于宋。杨庆存先生曾列举唐宋记体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数量：唐代韩愈九篇，柳宗元三十三篇；宋代欧阳修四十五篇，苏轼六十三篇，王安石二十四篇，曾巩三十四篇，叶适